

借中国(宁波象山)北纬30°科幻电影周仰望星辰大海——

## 科幻片,植入中式灵魂

■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应磊

通讯员 金晓巍

当影片主角万能博士把自己发明的隐身衣借给朋友后,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故事随之开始。这是1925年电影《隐身衣》的情节。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是中国首部科幻电影。

100年后,中国科幻电影创作迎来黄金期。从文学、影视到互动娱乐,中国科幻以全产业链式突破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对宇宙的思考。

借着刚闭幕不久的第二届中国(宁波象山)北纬30°科幻电影周,我们从露天银幕的光影跳跃里、在科幻大师班里的思维激荡中,聆听那些关于宇宙和未来的想象。

## 在“北纬30°”放飞想象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一家咖啡馆放映了《火车进站》,电影由此诞生。而在同一年,路易斯·卢米埃尔还拍摄了一部科幻短片《机器屠夫》。影片展现了当时人们对未来自动化工厂的梦想,被视为科幻电影的开山鼻祖。此后,一代代电影人开始了天马行空的梦想:从《月球旅行记》《大都会》到《星球大战》《银翼杀手》等,科幻逐渐成为电影的主要类型之一。

中国科幻电影起步较晚,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沉寂。可正是这份沉寂背后的沉淀,为此后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2019年上映的《流浪地球》。这部以中国叙事为核心的科幻电影,构建了一套区别于西方科幻的东方科幻美学,打破了大众长久以来通过好莱坞建立的对科幻片的惯常想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可能。

此后,更多创作者与企业涌入这一赛道,而政府与行业的支持也释放出更为明确的信号——比如,2020年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科幻十条”;2023年,中国电影家协会科幻电影工作委员会在当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期间成立。“从那时起,我们就在全国各地寻找城市,希望能举行与科幻有关的节展。”中国电影家协会科幻电影工作委

员会秘书长马贺亮说。

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浙江象山,一个落在北纬30°上的东海海滨城市。从这里向东,是一片无垠的、深邃的蓝,大可任想象力自由驰骋。

象山有影视城,有影视产业基础,也有意愿成为培养科幻人才的土壤。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马贺亮记得,他们开始只想在象山做个创投活动,但双方越聊越投机,一拍即合,最终决定以创投活动为核心办一个完整的科幻电影周,志在发掘、培养优秀科幻电影创作者,吸引更多观众来此观影、交流。

2024年9月,在温柔里带着一丝咸湿的海风中,首届中国(宁波象山)北纬30°科幻电影周落地。这个由一群科幻电影人、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打造的以科幻电影和影视科技为主题的电影交流合作平台,也是国内唯一的科幻电影节展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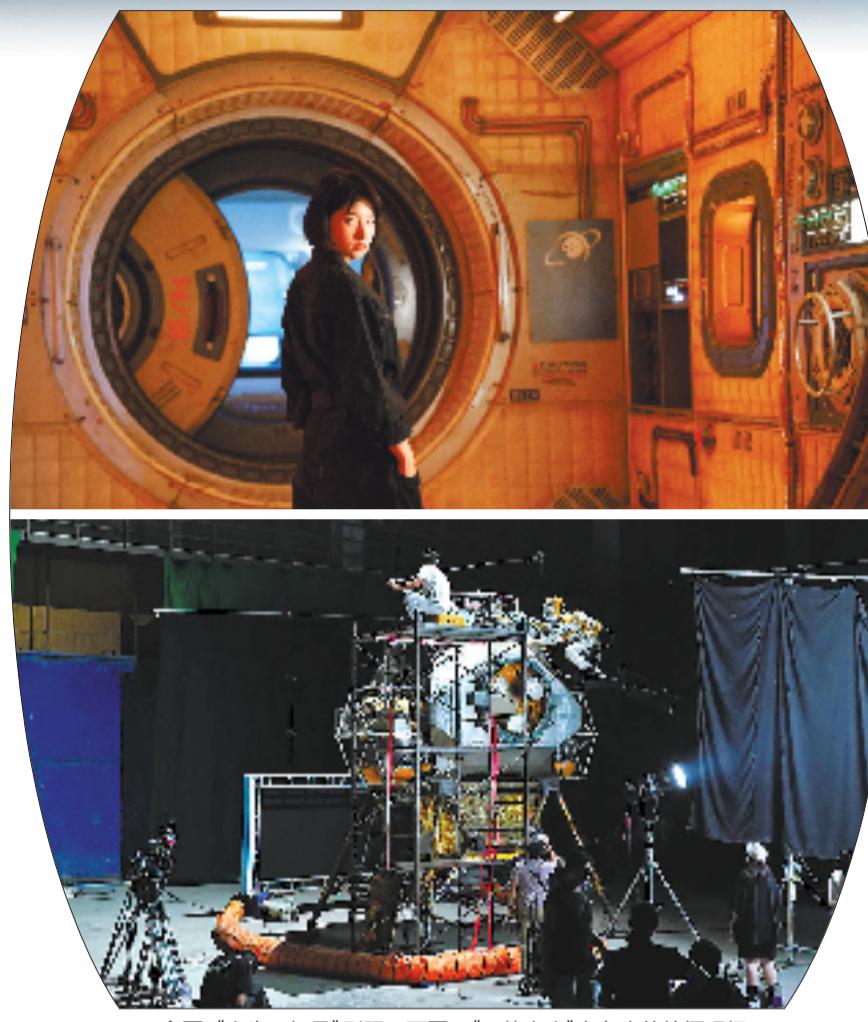
创造营板块,是科幻电影周的亮点,亦是重点。和其他电影节展的创投单元不同,它结合训练营和创投,先邀请业内专家学者为选拔出的学员上课,再让学员创作、拍摄科幻短片,并对优秀作品进行长期跟踪、扶持。

今年8月,14位青年创作者带着期待和憧憬来到象山。课上,他们和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得主鲍德熹探讨“科幻电影中的光如何照进观众心中”,与导演黄建新回顾不同年代对科幻创作的理解……

而被提问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作为今年创造营的科学导师,他梳理了最近的三次天文学诺奖,展望其发展。在近三小时的讲解中,他用240页PPT把青年创作者拉入浩瀚宇宙,重新认识了太空、星系以及黑洞。

导演赵斌及制片人张宇飞,就是今年入围创造营的。这两位从拍广告转行到拍电影,第一次接触科幻题材的搭档,创作了科幻短片《人生不相见》。他们发自内心感受到,科幻是很有感召力的电影类型。

“先激发大家对科幻产生兴趣、形成认知,有所触动后再创作,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闭环。”马贺亮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科幻节展孵化。他发现,虽然科幻电影的观众群在扩大,但中国科幻电影



上图:《人生不相见》剧照。下图:《无境之人》在象山的拍摄现场。

象山影视城供图

的土壤还没有被真正形成,特别是在创作人才方面。而科幻电影周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看到中国科幻电影的新力量正在不断涌现。

短片都有AI介入,其中6组用AI与实拍结合,还有2组全流程使用AIGC制作。

获得本届电影周创造营年度科幻电影项目的《无境之人》,由年轻的导演郭宇执导。这部电影改编自陈楸帆同名小说,探讨了基因与债务绑定的未来世界,脑洞很大。郭宇介绍,影片在开拍前,就用AI生成了太空外景和飞船镜头,并把这些素材作为美术物料提前准备。拍摄结束后,只需稍微调整就能用在成片中,效率大大提高不说,更控制了制作成本。

耿亮执导的短片《登月》,则全流程使用AIGC制

再沉重,也要朝着光前行  
——电影《731》主创访谈

■ 本报记者 于山 汪媛 钱洁瑗

“731”臭名昭著,也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二战期间打着“防疫给水”的幌子,秘密研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策划和实施细菌战。但至今,日本政府仍未承认发动细菌战。

电影《731》取材于真实历史,讲述抗战胜利前夕,小贩王永章等人被强行抓入“特设监狱”,侵华日军以“健康换取自由”等虚伪承诺,进行冻伤实验、毒气实验、活体解剖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实验的故事。

9月20日,电影主创来到衢州开展寻迹活动,导演赵林山,历史顾问、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主演孙茜等主创围绕影片创作、历史铭记与和平守护,展开对话。

## 你若记得 我便活过

记者:电影上映后,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在主创眼中,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赵林山:其实我常说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一座“移动的‘731’罪证馆”,是用电影艺术呈现出的真相。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翻阅大量美国解密报告,整理423小时731部队口述影像,甚至在日本走访当年士兵印证历史。尤其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史实沉淀,让我们从浩瀚的历史中,提炼出现在的电影主题表达。

记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沉重的题材创作电影?

赵林山:2009年,我接触到大量“731”相关资料,系统地看到731部队

实施细菌战的过程,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把它拍成电影。我想,每个人知道“731”的历史时,都会深受触动。作为一个导演,我觉得我要拿起自己的武器,把残酷的历史、鲜为人知的历史,把真相告诉更多人。

金成民:这部电影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对受害者的一种告慰。我们要抢救性地保存这段历史,让国家铭记。

记者:说到铭记,影片最后出现了字幕“你若记得,我便活过”。电影想通过这句话传递给大家什么?

赵林山: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走好未来之路,需要我们记住每一个在那场浩劫中牺牲的人。“你若记得,我便活过”这句话是对细菌战受害者的告慰。

这也是对当下的提醒:铭记历史是走向未来的基础,只有不遗忘过去的伤痛,才能更坚定地守护现在和未来的和平。不能让受害者的牺牲被埋没,要带着这份记忆,为和平的未来努力。

## 从展现苦难到关怀人性

记者:在拍摄这个题材时,有哪些考量?

赵林山:以往这类题材的作品,大多会大量聚焦罪证来呈现,有些作品会用暴力画面制造视觉冲击,以此引发对历史真实性的关注,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让观众产生恐惧。《731》想做的,是在关怀的底色下,把这段历史通过合适的叙述方式讲给大家。

这次我们选择从展现苦难转向更关心人、关心人性的视角,不满足于仅靠灾难引发共鸣,更多的是希望揭露灾难背后的本质,通过刻画人物在困境下的无措之举、对自由的渴望来展开。



《731》剧照。片方供图



赵林山,影片导演。



金成民,影片历史顾问。



孙茜,影片主演之一。

记者:在电影中,几位演员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现在的演员如何在演出中诠释那段特殊的经历?

赵林山:首先,演员都非常专业,他们很清楚自己不是“演角色”,而是要“成为角色”。他们不是单纯传递角色当时的状况,而是要深入到角色曾经历过的苦难意识中。这个过程,需要演员先“经历灵魂的困境”,再到“打开灵魂困境”,像是打开心门之锁的过程。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在压迫之下“激发灵魂

打开”的契机。比如,孙茜老师会把自己关在不用于拍摄的监狱场景中,在没有灯光的环境里,去感知那个时代的迷茫和恐惧。

孙茜:我刚开始拍戏时,拍完会看回放,发现无论怎么演,眼神里都藏着现代社会带来的幸福光芒。现在我们能随意感受阳光、坐公交去想去的地方、用手机点想吃的东西,这种幸福刻在心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藏不住。可作为演员,要和那个时代的人完全重合,不能只靠

服装、发型、妆容,得从内心重合。

那段时间,我总怕自己跳出角色,收工后回到现实社会都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当时没有类似电影作参考。我不是聪明的演员,只好用笨办法。我努力让自己沉浸在那种氛围里,所以无论导演开没开机,我都尽量保持在角色状态里。

赵林山:还有王志文老师,在现场从不说与戏无关的话,他会保持沉默,无视周边走动的工作人员,独自坐在坍塌的地上,等待拍摄信号。

记者:电影中,为什么王永章这个角色有一些喜剧化的表达?

赵林山:姜武老师饰演的王永章是市井小人物,不能单独说角色有喜感,因为从人物性格看,他一定是一个市侩的人,他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保全活下去的尊严。

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认为这是一个喜剧的层面,这个背后其实藏着让他满满的智慧,这是一种在高压下的生存智慧。影片中几个角色在困境中,呈现了不同的性格表达,而各异的性格表达又汇集为同一个向生、向光的信念。

## 没有结束的细菌战

记者:为什么在衢州开展寻迹活动?

金成民:衢州和哈尔滨一样,是当年饱受日本侵略者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灾难的重灾区。哈尔滨是第731部队的本部,日军开展人体实验地,衢州及周边地区则是细菌战直接攻击区,两地共同承载着民族的苦难记忆,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责任。

赵林山:电影在上映之前,我与衢州传媒等细菌战受害者的媒体联合发起了

“侵华日军受害者历史记忆保护”公益活动,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关注细菌战。

记者:衢州之行有什么感受?

孙茜:在衢州,我路过一扇门,吴建平馆长(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馆长)告诉我里面曾有个8岁女孩,是衢州细菌战第一个受害者。我的孩子也是8岁,这让我想到很多人问“孩子能不能看这部电影”?此刻我有了答案:80多年前同龄孩子成了第一个牺牲者,永远没见过9岁后的阳光。我回北京会第一时间带胆小的儿子去看电影,让他懂和平的意义,若孩子问“什么是和平”,不能只说“我们生活在和平里”,要让他看到没有和平时,先辈们的生活有多惨,他才能理解和平的珍贵。

记者: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赵林山:电影已经上映了,但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才刚刚开始,我们要守护真相,揭露真相,希望每一个每一份力量都能凝聚在一起,我们一起走下去,将真相传下去。

电影的核心是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暴行,但我们不想让观众只停留在伤痛的情绪里,更希望传递面向未来的态度:历史再沉重,我们也要朝着和平的光坚定前行,而人间烟火与国泰民安,正是我们守护和平的最终目标。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我们能找到更多呼唤和平的方式与可能。

金成民:细菌战害无穷,它的危害遍布南方的衢州、常德、宁波、义乌、丽水等许多地区,许多幸存者饱受了几十年的伤痛。我们不仅要传递历史的真相,也要团结更多的和平力量、壮大和平的力量,它的意义同样重要。